



图/施凡



翻开赫尔曼·黑塞的《阅读是安静的自我觉醒》，油墨香里飘来一段段温和的絮语——这位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以诗人的细腻与画家的敏锐，把阅读这种“轻松的娱乐”与鲜活而充盈人生之间的关系，铺展在纸页间。合上书，叩动心弦的字句，仍在心头轻轻回响，它们不是生硬的道理，却像深夜里的一盏暖灯，照见了我对阅读、对自我、对诗性生活的许多共鸣。

黑塞说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书籍能带给你好运，但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。这话像一颗小石子，落在我心里漾开层层涟漪。在从事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的20年间，我见过太多人在俗世辗转，渴望找到一处安放心灵的角落，而黑塞笔下的阅读，恰是这样一处角落。它不喧哗，却能悄悄丰富认知、点亮心灵，让重复的日子冒出鲜活的芽，像阴雨天气里忽然透出来的一缕光，不耀眼，却足够驱散沉闷与苦恼。于我而言，书籍更是陪我一路成长的好伙伴，引导我构建着现实与理想相对平衡的自主生活。

让我触动的是，他对“读什么”与“怎么读”的较真。他说，阅读不能滋养心灵的书籍，就像和混混无赖打交道，会悄悄损耗心性；而真正的阅读，应该带着敬畏与专注——像登山者朝着阿尔卑斯山迈进，每一步都藏着向往，像斗士走向武器库，每一次都全神贯注而充满珍惜。他不赞成像紧张的学生面对老师那样读书，怕失了自在，也不认同像流浪汉奔向酒瓶那般放纵，怕遁入虚无。

这份态度，让我想起自己无数次在书里的“出逃”时刻：窗外是车水马龙，书页里有一片安静的天地，不用迎合谁，不用追赶谁，只需跟着文字慢慢走。当下，阅读已是我业余时间能安之若素，专注投入的唯一一件事了。若说母亲的子宫是生命最初的安全港湾，那书籍的世界，大抵就是成年人精神世界的“避风港”，让我们在刻板的喧闹中找回安静的自由。

除了论读书，黑塞还赏析了里尔克、卡夫卡、格斯纳、歌德、梵高、卫礼贤等人的作品与创作。人生是旷野，但往往一出生，人们就被推上了轨道。黑塞认为：“人所有的美与魅力是建立在个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之上的”。在挣脱模板刻塑中久经磨难的亲身经历，使黑塞对才华超常的“星期天孩子”惺惺相惜。他说，“世界将你吐出来，是因为你的与众不同”，“生命没有统一的标准可言，唯一的标准就是接近灵魂”，他眼中的里尔克、卡夫卡、梵高等人，都是在自己的轨道上绽放天赋的人，他们不愿做“标准轨道上的行者”，活成了“旷野里的草木”。正是这份孤独与痛苦，造就了狂野而多汁的生命，哪怕最后成为现实惨烈的殉道者，他们也是忠实于自己灵魂的人，在身后的时空里永远有灿烂的作品光芒闪耀。

黑塞这一份对独特性的坚守，像一道微光，照亮了许多人“不敢不一样”的纠结。他说天赋是“孤独的义务，也是骄傲而美丽的奖赏”，不是只有成为标准的公众人物才算成功，哪怕是小人物，在逆境里把自己的小天赋慢慢舒展于直接的生活，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创作。我听过太多“我没有他们优秀”“我若与别人不同就会被淘汰出局”的叹息，可黑塞让我更坚定：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尊重自己的与众不同，遵循内心的呼唤，允许人生像旷野般自由生长，才是对生命最温柔的善待。就像他自己，挣脱世界的约束，一点点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，这份勇气，足以打动每个曾在“标准”面前犹豫的人。

书中让我惊喜的是，黑塞对中国智慧深有见识。黑塞因父亲病逝、幼子重病、婚姻问题等原因，曾数次陷入精神危机，多次向荣格及其学生寻求心理疏导与面谈分析，又与《金花的秘密——中国生命之书》译者卫礼贤相知，他认为，这两位优秀思想家的智慧均以中国古代智慧为根基，他本人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治愈的力量。他由衷佩服蒲松龄，视为卓绝诗人与童话家。他心有惭愧地坦言，“《聊斋》故事的精神纯粹是关于正义和善良”，而“我们这些外国人的很多童话故事实际上是关于恶意和魔鬼的”。

黑塞对于中国文化的这份欣赏，不是浮于表面的好奇，而是深入肌理的共振。好的智慧从无国界，西方的思辨与中国的通透，不同的文明交汇在他心里，最终化作他对抗内心阴霾的底气。我的心中，也澎湃出更多的文化自信——那沉淀千年的东方哲思，那藏在“金花”里的生命密码，总能跨越时空，抚慰不同的灵魂。

黑塞说“阅读是安静的自我觉醒”，对我来说，这份觉醒更像一场温柔的“出逃”——从喧嚣的俗世里暂时抽离，在书页间遇见智者与更清新的自己，看见天赋在文字里默默开花，感受智慧跨越国界的共振。阅读，从不是简单的“看书”，而是觅得心灵的护盾，让我们在接住生活琐碎时，也能守住内心辽阔的山河。

黑塞说：“梦境就是那个兔子洞，你可以通过它窥见自己的灵魂。”我觉得，书籍也是一个个兔子洞，能了解浩瀚历史，联通自然与精神！

走进精彩纷呈的非遗国粹大观园

文李庆林



作为资深戏曲家，作为生活成长于南京、苏州等地的地道江南人，同时作为《红楼梦》的铁杆爱好者，黄欣先生真情写出《再进大观园：红楼梦博物记》这本书，很令人叹服。该书以“博物学”视角，给《红楼梦》的物质文化做了注脚，也对当下传承非遗的大师工匠们致以真诚赞颂，同时，挥洒出一幅物质文化的非遗地图。

黄欣先生在书中《逐梦红楼》一文里，详述了他著述该书的缘由与千丝万缕的“红楼情结”。因父母长期身居苏州等地，因打小就喜欢溯源昆曲，更因种种“红楼江南情愫”，他与生俱来与《红楼梦》结下不解之缘。他说：“书中一个器物、一套服装，甚至一盘佳肴的背后，往往就隐藏了非遗传统工（技）艺的精华。”他说将书名定为《再进大观园：红楼梦博物记》，便寓意着读者可以换个角度读红楼，走进一个精彩纷呈的非遗国粹大观园。

细品该书，从贾母颇为喜爱的“慧纹”苏绣璎珞，并被贾府珍藏，结合曹雪芹家族“江宁织造”的显赫背景，黄欣总结出：“越觉得曹雪芹真实写的是一部个人成长史。”他自认为与曹雪芹的江南情愫息息相通，他颇具深意地写道：“和林妹妹同频共振的是，我的关注点也常聚焦在书里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情节上。在生活中看到、用到、吃到、穿到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就很自然地联想到《红楼梦》文本中的场景描述。”

于是，黄欣先生通过衣、食、茶、香、扇、戏、琴、棋、书、画等12大主题，深入探讨，提取出《红楼梦》中大量物质或非遗文化精要，生动描绘出一幅《红楼梦》日常生活情景的悠长画卷。

通过“栊翠庵中，饮茶一盏氤清心”“潇湘馆边，碣石幽兰听丝桐”“蘅芜冷香，烟云萦绕睡茶蘼”等章节，透析出“茶格即人格”，考证出六安茶等品种的产地和焙制工艺，烘托出妙玉内心矛盾的人物性格。讨论了宝钗的冷香丸，与其说是制药，不如说是合香过程的精妙发现。熏香、熏笼等方面，他利用古代绘画或文物图片加以佐证，使得实物与文本互证，彰显黄欣先生的严谨态度和探求精神。抛开黛玉的前世为绛珠仙草不说，细述她喜欢吃五香大头菜，娓娓道出那纯属江南小菜，尤以扬州最为闻名，也自然而然道出文本中大多“红楼人”的江南情结。

该书颇似一处“纸上博物馆”，带我们细观黛玉的书架，凝望迎春的棋盘、惜春的绘画以及探春的书法，甚至打开王熙凤的衣柜和贾母那扇用四色软烟罗裱糊的窗子……黛玉丧母后，随贾雨村乘船沿大运河北上，至山东临清码头下船，改陆路去往京城。包括对宝琴随商船南下、薛蟠贩货往返于津浦水道等描述，皆有力证实了明清时期运河经济滋养出的运河文化极具魅力。同时，分析文本中南京与北京之间的风土关系，互为倒影，交织于“红楼”故事里……无疑，大多“红楼人”中，故乡在南部，身体在北方，他们有着秦淮旧梦，并挖掘出曹雪芹家族根系“金陵旧事”的影影绰绰。“南京人爱吃鸭子”中，以“酒酿清蒸鸭子”这道菜、史湘云夹起来的那个“鸭头”、东府珍大嫂子尤氏和薛姨妈善作糟卤的鹅掌鸭信等为例，真实反映出南京人爱吃“鸭四件”的饮食风俗。不难理解，正如作家阿城所言“胃是有记忆的”，黄欣先生解读下的“红楼故事”里，味蕾决定了金陵人的乡愁。

该书中的“南京”，实则应为广义上的“江南”。除了贾母喜爱的苏绣璎珞外，书中进入探春等人的闺房，观其床帷纱帐，都能看到极薄的纱质上那种美轮美奂的双面绣花纹。江南刺绣与运河滋养上的人文，皆透着一股江南故土的美妙场景与深情眷恋。

作为戏曲家，黄欣先生将诸多戏曲同行演出的图片放进书中，与《红楼梦》里的戏曲结合细究，尤显得独辟蹊径。他详细介绍了“十番”演奏方式，分析《红楼梦》中的“十番上女孩子”，应是贾府的“私立女子乐队”。在戏曲器物方面，探讨出贾宝玉头上的紫金冠，应是孙悟空头饰的出处。说起黛玉命运颇似嫦娥一节，借《冥升》一戏，道出她与宝玉未能结合从而未嫁而亡的缘由所在。黄欣先生在书中一再强调，《红楼梦》中的“物”，既是具体可触的实体，也是承载非遗文化的符号。沉香与速香的品咂，各种香料的铺陈，“扇影微凉”的扇子文化陈述，更是映照出古代士大夫的生活美学。

雪落无声，心灯长明

文刘敬



大雪节气后，最宜拢一炉暖炭，展卷与古人促膝。手边这卷陈眉公的《小窗幽记》，恰如一方温润的古砚，墨痕里沉淀着数百年文人观照人间世事的澄澈目光。陈本敬赞其“泄天地之秘籍，揽经史之菁华”，周作人亦言它在日本与《菜根谭》同列枕边——这卷簿册，原是穿越时空遥遥过来的一枝红梅，等候雪落时插入寒窗陶瓶吧。

初翻“灵”字篇，竟如遇故人。“风雷雨露，天之灵；山川民物，地之灵；语言文字，人之灵。”古人早已看透万物有灵。此刻窗外雪霰纷扬，恰是天灵在挥毫作画啊。想起去年深冬曾客居山寺，见老僧扫雪不疾不徐，他说：“雪落即扫，扫的是心头积尘。”原来《小窗幽记》教人养的“灵台”，不在蒲团，而在扫帚起落间——当世人沉迷于电子屏里虚拟的雪，古人早教会我们以肉身丈量真实落雪的重量。

书中警句如星子散落，最亮的那颗叫“淡泊”。卷三“峭”字诀劈面而来：“事遇快意处当转，言遇快意处当住。”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滚油上。前日见友人炫耀新购豪宅，眉飞色舞间浑不觉邻居蹙眉——恰应了书中另一句“利荣驰念，何若名山胜景，一登临时”。想起旧时乡绅书房悬联：“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”，而今多少人在朋友圈营造“岁月静好”的假象？《小窗幽记》偏撕破这层虚无的纱：“俭为贤德，不可着意求贤”，真正的富有是心无枷锁，非夸张摆拍竹篱茅舍的矫饰啊。

卷七“素”篇的烟火气尤令我沉醉。“问妇索酿，瓮有新篘；呼童煮茶，门临好客。”这场景让我想起外祖父的小酒窖。腊月里他总会掀开泥封唤我：“小子，来尝尝！”酒气混着灶膛柴火香漫开时，院外雪光正透进窗棂，在粗瓷碗里碎成银箔。书中“浊酒一壶，蹲鸱一盂”的野老相聚，哪是简单吃喝？分明是灵魂卸甲后的赤诚相见。反观当下宴席，觥筹交错间，又有多少所谓的真心话眼睁睁凝成了冰碴？

“胸中有灵丹一粒，方能点化俗情。”这剂良药在卷十二“倩”篇化为具体药方：好香熏德，好茶涤烦，好酒消忧。有一回写作遇到瓶颈，烦乱不堪之际偶翻此书，见“声色娱情，何若净几明窗”八字，当即关了电脑，煮水泡茶。当白汽裹着绿茶清香腾起，雪光在宣纸上洒开墨痕——刹那间竟了悟了什么叫“竹窗下，唯有蝉吟噪晚，方知静里乾坤”。现代人总抱怨精神内耗，殊不知古人早已备好良方：给心灵留一扇可以看得见雪落的窗。

夜已深，雪光竟愈发皎洁如月。书中“累月独处”的山翁身影与窗外扫雪人渐渐重叠。哲人有言：“雪落是天地在读经，人只需侧耳。”此刻方悟《小窗幽记》之真谛：它不教人出世，只教人在红尘里修篱种菊。当世人挤地铁刷手机追逐虚妄热闹时，一卷在手便是“取云霞为伴侣，引青松为心知”的大自在了。

雪落无声，心灯长明。偶或暗付，这书或是古人留给今人的渡船吧——载着我们在信息洪流中泊岸，于炉火明灭间，重获凝视一片雪花飘落的勇气。毕竟真正的清醒，从来不在热搜榜单，而在“如今休去便休去，若觅了时无了时”的通透里。且让雪落满肩头，与陈眉公隔空碰盏：敬这天地不言的大美，敬我们尚未蒙尘的心灵。